

二酉尺牘五



五岳山人尺牘

五冊



五嶽山人尺牘卷之四

沔陽陳文燭王叔著



報王敬美少叅書

裕卿來自金山醉後附數行奉記室裕卿浪遊不知何日到也洪都試錄不佞覽之知後序必出足下手尊教及之不覺鼓掌以爲先知何也文藻而新也昔子瞻在嶺海欲得元章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以洗瘴毒乃不佞遲足下大書小楷差敵三山爽氣耳勿以玉板箋化

爲烏有也幸甚

報梅茂卿憲使書

往年送明公于百花潭上昔李白言汪倫交情深于潭水明公或以不穀似之乎乃不穀誠愧之也使者持書浮淮達泗不穀省書道左加之賸貺重以佳頌喜愧不可言又鴈聲鴻語在霜天月夜間重吾兄弟之感明公才氣無雙釋褐交驪倍于曹偶借重河上今蒼水使者以成工入告明主瑞龍寶鼎因而並見明公贊襄之

力也從茲緩帶俾紀太常者使黃河如帶乎使還卒卒報書幸謝故人努力加餐以膺寵眷

報胡正甫憲長書

蜀中在西南最奇不穀昔游愧無以應之明公覽其山川而賦焉爲不穀補所未足乎今先公定遠之政士民祠祀覩明公輶軒再過足慰去思乎使來知明公入蜀消息布區區于使者書帛拜賜不穀恨三山無客禮益增悚息矣

報邵晦之憲使書

三國志卷之四
義客瓜洲不相聞問時在夢中聞高論也故吏
張大治來傳示門下相念最深辱許馳基名硯
已令筆公墨卿呼楮生遲陶泓矣太白酒樓無
恙定有前因俾吾兩人一醉幸門下洗盞遲之

報馮汝迪方伯書

憶嘉靖之末明公以少年登高第典蘭省出入
周衛之中時家大人守職方交驩明公比于登
龍而豎子魯望見顏色又先恭人與太夫人比
廬而接殷勤也二十年來不能披裘見素一謝

高誼豎子有罪焉明公才氣橫被六合曾徘徊
又來堂上勿論明公遺愛深于秋浦而風流逸
典時出於文字之外今三楚盡池人矣棠陰在
南國寧有時而既耶謹遣一力裁書叙心惟明
公加飡以膺保釐之命

報方子及戶曹書

別後行至淮陰得李元甫長安書知足下有安
寧之轉滇南山川比于中原更奇而楊用脩篇
詠赫赫若前日事壯哉足下游乎萬里矣元甫

亦命不穀勸駕不穀有武試之役出月始得至
瓜渚批舊草作新序幸足下勿寒盟

報鄭世穆大叅書

近得家大人書道明公存問下里慰喻綢繆圭
兒得借鼎力幸游庠序稚子應門優游杖履家
大人爲佚老計明公殊恩勝於肉帛之頒不穀
卽一日天壤敢一日忘明公哉明公于詞場鳳
觀虎視前無古人深仁善政洋于鄂渚倘三楚
有緣旦夕借明公開府乎不穀當代楚父老一

言歌息壤而勒衡武宣揚功德或可勉圖耳啣
結之報他生未卜惟明公垂宥

報傳應期僉憲書

明公之交家大人甚驩也式閭之敬虛左之德
古人落落耳遠辱損書重之興貺又豚兒借教
惓惓汲引明公高誼可作通家譜話矣燭最疲
駑無所短長又獨子遠游犬馬之報烏烏之私
交戰于衷明公爲我策焉 聖明在上公家良
弼之勲豈獨在商巖耶明公加餐俟之下走之

便率爾報謝無任戰栗

報黎君華大尹書

不佞於尊公有同心之交焉今十年餘矣大江把酒焦山分賦昔人所云黯然消魂者惟別而已別時出足下所修定陶佳志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酒酣張燈命草志序尊公謬爲許可方愧無以當足下而足下乃走使稱謝於數千里之外發函伸紙慰喻綢繆不佞何堪焉足下文章得之家傳政事追于古範種種名世足爲通

家光寵不佞平生恥司馬安之巧宦而多潘岳閑居之思抱稽叔夜之促中而兼禽慶山水之好昨與尊公訂羅浮之約幸遲我于山椒可也恃愛敢布腹心惟足下垂照

報管世臣學憲書

數年分携一旦叅對恍如夢中事也獨恨羈旅無客禮不能少延高車耳燒燈讀足下劔溪詩雄渾而工多開元以上語至其氣凌千古齊得喪而一之柳士師不足言矣余君房奇士也浮

三酉園尺牘 卷之四 五
淮草草別去足下見此君幸爲不穀寄聲焉征
逢寒甚加飡自愛

報朱仲南方伯書

歲月易得別來寒暑忽爾六易雖書疏往返未
足解其勞結而况鴈魚絕少乎去年過里門家
大人出門下翰貺示不穀乃傳自洛中者言念
少游恍如夢寐乃先兄下世矣感慟不可言明
公言爲士則動爲世範而攬轡澄清卽在江淮
者數十年如一日開府虛席久矣中原殷望寧

獨三秦父老耶齋錄人還倉卒報謝餘惟珍護
以介景福

報洪從周山人書

李惟寅惠我芳草齋玉印似非人間物莫廷韓
以爲自王孫稱名尤雅可名其齋其尊公中
江先生大書扁焉家大人喜甚足下許繪美人
圖十年不就山中日未可終前諾乎敬掃四壁
以待

報李本寧督學書

三百園戶牘 卷之四 六
不佞每與李侍御晤輒口足下學政之善又上海徐君來自太華且云秦士錄者多足下所優也近朱岳伯以錄至迺文麗藻足下絕塵矣主上評功令而首足下斯可風宇內乎次公翩翩高舉尊大人福履倍驩足下勿南顧焉不佞涼德先兄棄世重貽家大人戚忽忽逾朞大兒璧幸試首列小兒圭亦十六游郡校矣久不起君足下有懷如渴卒卒報書江北武錄俱鄙作附足下一咲關中石刻願惠我無吝

報李元甫學士書

方子及人回得足下手教嗣得讀足下志先兄墓也不惟文辭爾雅足垂異代而通家意氣溢于楮墨昔蘇子由志兄之墓生平如畫不佞才謝樂城遠甚而得足下名筆先兄不朽于金石不佞有辭于地下即家大人且緩慟矣其先生江樓之別遂成今古令人感慨泣下乃知匠石廢斤于郢人牙生輟弦于鍾期苦相知之難耳先生遺草足下當圖傳久遠彼潘岳作荊州之

誅李漢定昌黎之文足下豈多讓古人耶莫章
輓歌容不佞揮淚爲之便當呈左右也宋學士
全集一部附上記室

報興化李相公書

往令弟參軍公至瓜渚詢門下起居萬福歡欣
無任頃舍人傳門下手書知下吏侮慢之狀不
勝驚愕昔韓魏公語天下不平事便色變辭厲
惟說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則辭和氣平門
下往居端右之職又當嘉隆之交絕無聲色之
動天下顛顛想望其風采不穀以爲宰相之量
至門下而極過魏公遠甚况么麼若今日事乎
幸門下優容勿嬰尊慮恃通家之愛乃敢喋喋
燭惶恐惶恐

報胡正甫大叅書

青女降霜木葉亂落于三山間知西湖湖上爾
爾乃懷人將無同耶餘情具公移幸門下留神
速處

報曾以三司馬書

齋錄人還荷手翰忽忽冬至之日矣比諗起居
佳勝履長納慶彈壓百寮而雨花燕磯又在几
席間得而歌詠之昔人頌公家子固云水之江
漢星之北斗也乃門下非耶瓜洲有黃生定父
者以平生所作贄于不佞且云十年前謁門下
于水部不佞與之語引爲上客亦足以慰牢落
也謹專一力代候呂氏春秋一部付覽

報王育齋侍御書

不佞客瓜渚年餘矣而明公翰旣至再至三每

讀來教若歡欣鼓舞于一堂之上三山大江真
尊俎間物耳所謂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
鳴明公于不佞豈不然哉昔李標慕鄭莊之推
賢夷吾感鮑叔之知我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
頃見頌報明公借重京倉留都固根本之重地
而積貯乃天下之大命定有謀猷以答簡注追
思驅車益部英賢滿目乃今岐路東西而攬轡
埋輪赫赫繫中外之望者明公一人而已不佞
直性狹中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幸賴明公保

持之耳倘有班荆道舊之約乎淮之廣矣命駕
何期謹遣下走承候伏惟加愛以迓天休

報李元甫學士書

子及已之滇中矣落落穆穆每一聚首娓娓足
下也寓書記曹足下能引手否不佞謂漢宮才
人足下寵昭陽哉乃此君似明妃抱琵琶出塞
然紅粧麗質烏孫輩何得而終有之信如南曹
王使君言乎可聞于南充學士公一相捧腹如
聞笑語于數千里之外也青居少傅公序家君
子文極有情致梓完呈覽足下見學士公先爲
我謝焉若謝足下書業附淮陰太守處矣

報李伯任比部書

梁五郎尚在足下所耶吾故人思伯子也足下
傳示其人少而美思伯不死矣丹青乃渠家衣
鉢昔戴逵年十餘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以
爲此童非徒能畫終當致名恨老不見其盛時
耳不佞幸未老猶得見此君之盛何減安道耶
寄來紈素惟足下指點一揮

報方子及戶曹書

夜來揚州雪甚而使者的冒雪以足下滇南告行
同心分携邈焉萬里不能呼酒一醉坐直指使
者羈我耳兩人別如是耶為之恨恨男子生而
墮地便當為東西南北之遊不然亦草木腐朽
耳點蒼佳麗足下以培塿視之可乎王叔明之
畫徐子仁之字與足下詩文連城惠我永以為
璧別後須努力相聞勿云過衡陽有回鴈峯也
不佞既以自矢敢告足下

報張德徵水部書

頃天子遺近臣視河上工乃門下高加堰屹如
長城詔言爵賞非門下孰當之不穀守淮曾于
此堰有微功而門下大興力役又不能捧撮土
而獻之即以片言託卷石豈惟稱揚盛美亦欲
傳諸將來俾無壞焉耳佳貺寵錫敢不欽承終
非私心所安也

報陳汝明都諫書

承差朱孔陽來辱門下手教倦切遠及瓜渚即

當年曲江之游去歲長安之晤敷衽論心恍于
夢中續之也門下微猷令問風動寰區士林善
類延頸舉踵望其履中台而陟麟閣江淮遠吏
不言可知矣大計在邇仰賴高賢又下詢于不
穀此借聽于聾問路于瞽也悚息周旋汗流竟
趾而門下虛受之懷近來罕有昔之論人者通
則觀其所禮必有所絕而後禮者真貴則觀其
所進必有所退而後進者真三公而下一命而
上皆可驗也嘉隆之交幾于漢之黨錮宋之新
法矣今天子明聖宰相吐握而門下持衡于青
瑣之上大要在抑競進而獎恬退然思賢者進
而所獎者非恬是以貍致鼠不可招也欲不肖
者退而所抑者非競是以茹魚去蠅不可禁也
此在門下今日當必有辯之者而不穀喋喋所
謂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耳

報姚廣文一貫書

足下富鄭虔三絕之竒而懷馬遷萬里之志工
文好游老而彌篤辱足下投書倦切屢千言不

休至云平生識元魯山便無遺恨見歐陽公以
爲竒逢不佞豈其人乎遼豕之白真無足爲異
耳瓊花觀圖神彩飛動不佞懸之瓜洲道中遙
望三山佳麗斯亦米家海嶽圖矣金學使劉廷
評不佞業有書郵無煩從者呵凍草草裁復

報余子執郎中書

憶讀明公高文在戊午之秋景星慶雲世所希
遘時與里中陳子壽兄誦明公不休借重淮南
把袂交歡足申金蘭之契矣乃明公建勲河上
勞於王事不穀輪蹄奔逐鮮茲暇日每一聚會
旅進旅退竊見明公談日遠而獎進不穀者日
隆聲氣之應不言而喻承命索鄙作謹上記曹
獻砥砮于良工致鑿璞于巧冶不穀有愧心也
惟明公進而教之

報吳明卿大叅書

昔人賦三都者必經高名之士以爲序而後讚
述者日衆不穀鄙作遠謝左思而門下雄筆何
減士安耶自是陳生有東岱詩矣前見張羽王

送門下訪王廷尉汪司馬之作二公與門下品
足中原自是勝游金焦北固在江口青翰必經
中冷泉便好投轄耳乃音耗邈然果與盡山陰
道間耶孫王迎况何似煩門下道區區

報張子蓋修撰書

老師雄文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業已梓完其板
託山陽尹奉上不穀僭序簡端因憶春秋之書
原無游夏之替獨知已恩深千載一逢再造難
答有不容已者惟明公宣昭懿德光贊大業將
使伊呂奉轡周召扶轂俾老師未究之業令觀
者駭視而聽者竦耳尤區區之至願也風便惟
明公垂教焉

報顧更生評事書

足下同郭山人登金山有高篇見懷咄咄次甫
胡不早相聞而使我牽暮雲春樹之思乎旦夕
赤城佳稿又如同足下坐天台右梁間也鴻猷
錄梓甚佳有曾司空羅中丞二序尤足爲長史
重耳生笥中偶携禪林句玄二冊足下爲楊用

三酉園尺牘 卷之四 十四
修知已梓而廣其傳焉如何如何偶宿大徹堂
中成一詩奉謝匆匆不多及

報張幼于文學書

洞庭山僧來得足下書嗣後張都水使者復致
前後二劄及足下壽家大人雄作乃取薔薇露
灌手而讀之似聞江鶴南飛之曲家大人方結
高年會洛下香山恐未有耳珍感珍感每憶足
下瓊敷玉藻其所傳布可施於後世不佞因念
子厚有言三十年前瞬息無異後所得者不足

把玩不佞行年已過三十益重柳州之感故于
鄙草徃徃災木而近見黃魯直有言學士大夫
多有志於翰墨卓爾名家者絕少病在欲速成
耳不佞私心悔之足下宜何如以督教也王廷
尉雄博自是千古人是下時得晤言否承索稽
范堂詩足下可以皇甫公記見寄便當呈草耳
裁書叙心引領良覲

報王元美廷尉書

莫廷韓來辱明公手教讀之如面清光且因廷

韓得訊道履萬福每手弇州稿如與西京大曆諸子相為揖讓蘇長公所謂窮兒暴富者也前會徐太室司空謂南牀之疏未必非知即漢而後曾有两相如乎明公自是千古餘當腐鼠視之耳如何如何不佞久客瓜洲纔登三山南望精廬便欲放舸就見明公而公期執掌又無一得可請質于有道數日之夜夢游一玄園其山石亭榭種種佳麗應接不遑似非人間物豈公家小祇園耶它日過之或與夢境會耳偶得

雪夜奉懷之作書上一咲

報戴汝誠學士書

瓜洲望秣陵盈盈一水耳而玉堂僊署又隱隱在霄漢間即鄙心無時不懷仰也數日前得何啓圖學士書門下翰教復爾及之中夜台星兩兩相比江淮遠吏足解軍落感謝感謝王謝風流尚在鍾山石城之間門下以雄博當之使陸機江淹尚在或可作衙官耳一咲一咲李將軍悌不穀一見竒之國士無雙必不敢虛尊教也

特因便羽聊布下悰臨發不勝悵注

又

李將軍人便曾附尺牘以求名筆玉堂清暇肯
一揮毫使鄙人珍之耶孤城殘雪望美人如在
天上翩翩山陰之興有不減于王子猷者謹遣
一力代之近草四冊露酒二十四瓶奉上一咲
臨帑依依

又

不佞每謂詩文與字畫皆奪造化之工而洩鬼

神之秘者古之賢豪各精其一以自託于不朽
故書家之鍾王畫家之顧陸其名何讓班馬李
杜耶士之尚友千古其難一而已昨門下所繪
小山圖及淮浦輕帆一一有生氣竟日手之不
忍釋去計違門下十年矣人壽幾何可堪離索
賴茲足慰耳且平生山水之好根於天性徃徃
欲浪游五宗視向平禽慶不啻過之今足跡將
半門下大觀等于卷石倘落筆大幅乎掃九州
于一生綃可耳如何如何不佞少日學畫不成

去而爲書學書不成去而爲詩學詩不成去而爲文乃文無所成矣今災之木者聊以寄平生之好而門下獎與過甚又言河上豪梁之語塞乎域中文章不本六經終不足以名後世此假年學易雅言詩書孔門相傳之秘也門下之言真有關於世教哉敬服敬服許祭酒公在吾榜中號文章家赤幟便間以前言商之更望有以教我也扇頭一詩新梓數種奉上博笑

報鄒汝翼秀才書

足下天才弘贍而詩篇清逸上承家學乃辱文輿垂顧良夜話心便如登北固望海使人有凌雲氣矣惟敬詩二種合刻爲妙鄙叙恐無當惟敬意足下爲我正之鍾使君回劄附往淳父卷希惠教千萬

又

別來天日雨無一晴明佳况約足下走金焦爲恨耳黃清父俞公臨二妙過我談藝甚驩客有繪圖者二君題之乞足下一語它時如披對也

近得廷韓書業言足下宋紙惠我矣便中促之
如何迦談一冊蘇字一卷奉上容少暇屈過面
教

報鍾長卿大守書

黎秘書作已足名世不佞欲附一言鄔茂才雅
有才情不佞欲一見之明公命序惟敬詩而使
汝翼將之兩獲我心明公風流不翩翩可想耶
第古來詩品莫善于鍾嶸幸明公草數語先之
乃鄙言無當耳三山咫尺杯酒淋漓當在何日

容專致記曹

報王百穀文學書

每得足下書必喜喜其詞翰雙美也至引薦知
交不啻口出則布衣之雄之難豈惟今人即古
人罕有哉朱劉二將軍心識之安肯自後於足
下足下倘不薄三山春色希一命駕如何大書
幸惠我數幅後集二冊附往

報王紹傳司業書

往在劔門曾具素書奉候左右而門下惠以扇

頭一詩翩翩詞翰即濯錦江花難為麗矣至今
懷袖且如對門下清光耳頃者 主上加意虎
圍借重門下又與春宇兄朝夕一堂之上士林
稱為雙璧每于江淮夜望神京見文星兩兩相
比其槐市之徵乎第恐端右虛席不能久留耳
小兒汝圭令其卒業北雍師承有道幸門下以
通家子畜之

報陳仁甫祭酒書

前見邸報借門下于國之雍喜也欲狂 明主

方隆唐虞之治而門下教胃今之后夔也海內
文學之士願操拔篲以待門庭憶與門下釋褐
時則呂相公在師席嗣 穆皇帝臨雍則趙相
公在講筵呂和而易趙嚴而肅至于今人誦之
夫和則士悅而就正嚴則士畏而仰止門下人
品何讓內江大冶其思兼之慰士林泰山北斗
之望乎不穀落落江淮無一可人每念門下有
彈冠而慶耳小兒汝圭即往年五歲時手一帙
隨其兄汝璧侍公子者也令其卒業門下幸門

下督教之俾不愧公門桃李也

報何啓圖侍郎書

張將軍來承足下手書讀之如面將軍美才當推轂焉足下借重蘭省喜拜相旦夕矣憶與足下同奮先朝今十有六年足下一見投合久而彌篤惓惓汲引必欲納于作者之域足下雄博絕塵又優游中秘入而論道出而典試玉珮瓊琚大放厥詞光日月而挾風霜是大復先生正其始而足下衍其傳自古號大手筆者有如公

家乎不穀荷教最深每有撰述稍加潤飾求不負足下鞭策之雅而才質瓌瓌竟無所得來教乃云藝林籍籍也無乃獎進我乎見西施南威歸憎其貌覩龍淵太阿自恨其鈍亦人情也要之皓首或可一家近稿災木呈上乞足下一序後集昔人有言後世誰相知定吾言耶太倉新都兩公過辱不棄乃相知之深無如足下又歸熙甫兄先逝恨不相論于十載之後耳不知足下肯俯賜否小兒汝圭卒業北雍令其走謁門

三酉園天牘 卷之四
墻幸足下猶子畜之俾通家之誼世世講耳漕
舟過淮卒卒報書即日長安當握手也餘惟加
愛以膺大拜不宣

報方荆湖司馬書

文燭自兒時侍家大人側每道門下薦于親情
款款悃悃令人足傾于鬲長者高風蕙碩敦薄
世希邁也嗣有魯潭李生者持門下雄作把玩
無厭如身遊開元大曆間楚騷之後必簡浩然
驚再見也不肖後叨侍台光次第誦高篇與聞

疆場之竒勲先朝端肅肅敏相爲上下若吾楚
則忠宣公以後一人而已前主上借重樞省
兼典天曹寰中善類動色稱慶而不肖委瑣齷
齷門下憐而拔之于蠶叢鳥道之間此其知己
之恩矢報它生豈但被齒髮之年哉往歲長安
鳴謝未罄近日表弟傳叅軍云門下曾語及區
區父子家大人感刻不勝寓書布悃不肖骯髒
江灌大計免逐得非門下保持之俾牛溲馬渤
可備藥籠中一物乎感謝感謝專人馳候起居

統希台慈垂宥萬萬

報茅鹿門憲使書

往年家大人在職方時客有惠明公白華稿者不穀見之以為韓歐復出蓋明公文筆雄視千古而其氣如江如河讀之惟恐其盡嗣游京師每與今司成許維禎論之深以為然自謂奉清光接高論有日矣乃者南走江淮西走巴蜀而仰止明公之私二十年來未遑一遂去冬袁履善先生過瓜渚道明公起居萬福今春曾三甫

尚書過真州道明公入金陵嘖嘖雄文以為近時希邁所謂倜儻非常之人自古記之矣謹專人代候兼布區區弁以拙作請正明公肯惠一語重之乎瑣瑣別布惟明公垂愛

報莫廷韓文學書

顧文學使者來承足下書睨恨淮河舟中別太草草耳溪山一圖披之如與足下游三泖聞顧君豈長康之後耶墨妙何多似也鄔汝翼云有宋箋乞足下丹青汝翼因以惠我足下如未寄

去可草三山一圖或賤號亦可汝翼有成言當
不以爲貪也黃清父過訪不穀謂足下胷中有
丘壑故落筆驚人清父以爲然二君足下雅游
奉聞大噓見私心左右足下也尊公曾惠大書
袁先生近亦賜問俱未敢啓煩足下一一道之
塩城揚令前已道足下惓惓矣

報楊懋功太守書

羅敬叔行草草布悃茲有俞山人公臨者才清
思竒翩翩酒態足稱名士欲泛大江登匡山覽
滕王諸勝謁明公以爲大觀即無不穀言當把
臂入林矣但不穀貪于相聞耳南漳味蔗王孫
前承音書不穀感刻無量希道鄙意諸容嗣啓
不宣

報范伯楨學士書

往在淮陰承門下惠以瑤華每一展玩驩然道
故生平之幸也後奔走三峽九折間欲致音塵
而關河阻絕何由慰其寂篋乎獨聞老伯母仙
逝東芻未致愧恨無地憶門下與不穀交臂而

事湯先生忽忽三十年先生古人而絮酒亦又
缺非人哉或待異時也門下神鑒逸氣領袖善
類麟閣虛左虎圍就席不知仙旌北首燕路在
何日乎謹專一力代布濶懷江湖遠吏陸沉於
俗旦夕望門下大拜引重耳公子高才又屈前
訊運官渠云門下新得鳳雛二矣小兒大者郡
庠小者北雍他日能為公門桃李否草草當一
面幸門下垂察

報王百穀文學書

黃清父過我訊足下起居渠云足下念不穀殊
甚且向不穀索名酒也昔人即時一杯縱身後
名不傳足下有江東步兵之興乎專人致數瓶
足下浮白遙望金焦在春江花月夜非陳生顏
色乎淳父仲蔚俱下世不穀愛其書法未早遘
之足下臨池何減二君至相結尤厚幸草數章
以為山房之光冗次不多談

報王元美中丞書

家大人尺牘得明公高文川流露散讀之起舞

雪夜和章想見明公風流濯濯如春月之柳真
神仙中人乎姜材官來復辱音問即綿力當推
轂焉乘便謹謝尊教不宣

報曾以三司空書

使還得扇頭詩讀之一快又數日聞門下大司
空之報郢上二百年來自孫司徒後惟門下繼
之又雙闡退齡目見子之登八座者荊州相公
而後指不再屈槩諸海內恐無兩也門下德器
文章不因官而重但位日尊則効之 明主者

日廣祿日厚則顯乎高堂者日隆門下之福偉
矣憶昔長安門下出虞衡署中喜雪雄篇相爲
倡和忽忽若前日事益增舊游離索之感耳西
青花鳥春來倍覺融溢門下尚畫繡梓里乎昨
見總河潘公謂 明主急門下殊甚即新河之
疏還望門下題覆倘畫舫經淮乎不肖當迂于
金焦北固之間也劉長欽廷評每書來道門下
相念最切今台衡漸遠而江淮散吏無所鞭策
即以蝸涎自濡安望其有長進乎不肖之依依

三才圖會天牘 卷之四 三
左右或與長欽同耳謹專人代賀臨楫不覺縷
縷

又

上元之夕幸台輿俯臨尊酒論文款款結故人
歡遂成真州勝事仙舟夜發擊楫追之而乘風
安流邈焉霄漢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
傷如之何乃知昔人感懷先得我心耳遂成鄙
律二絕奉上一咲漸遠清光班荆何日天涯獨
夜離夢躑躅或繞左右耳行矣五雲加餐自玉

報趙麟陽南太宰書

燭入蜀五年浮淮一載厓一面台光而又從諸
大夫之後門下顧盼剪拂之意見于顏色視奔
走廷中如合纏綿即門下以天下爲度何有干
一豎子而豎子乃感其知遇若不容口豈所謂
信于知己者耶鳴玉堂稿剗刷已完轉之子蓋
太史今奉上四部張先生與門下古人所稱石
交者也幸門下草一序以爲先生重如何如何
張先生與門下皆以國士遇不穀不穀才識短

西園天牘 卷之四
淺近復多病即欲奮國士之報恐先狗馬填溝
壑無能塞責用是大懼耳專人馳候起居惟門
下垂教燭悚息悚息

報許維禎祭酒書

程山人來得手書披誦嗣後第亦寓書門下虎
圍嚴肅徒有心神交往耳門下德器文章山斗
一時宇內多士雲合霧集跂而登相以爲善類
之光太平之幸况不穀莫逆乎頃 主上召門
下北矣往聞 主上幸學時天雨未遑講筵今
國家閑暇匈奴當遣子春深輦轂必復臨雍門
下可緩其程耶專人代致鄙忱當握手于淮濱
河濟之間也

報郭次甫山人書

春日擊汰過京口望焦山如畫有美人之思歸
來得顧九華評事書知冬末與足下同登金山
不穀至淮上有詩見懷相關殷矣近讀唐李冲
昭南嶽小錄佳勝所云華山亦有之千萬惠教
今日掃榻以領清誨

又

昨日得張幼于書云不穀與次甫遊不減裴迪而不知俗吏疲蕭鞞鞞殷殷即春華且半尚未一晤前走人奉約知道從徃白下還在何日又采茶虎丘當亦不遠公期方暇幸儼然辱而臨之

又

承示華山志一冊乃元大定間逸士王處一所編文古而意工竒麗萬狀如金如璧序稱子淵守道全和惓惓于修鍊金液連日不穀病暑手之如近無憂樹傍卧石榻飲醲泉種種清涼景象矣中有焦公巖一段尤妙每餐白石分與坐客其味如芋野火燒廬不化其身世豈有兩焦耶乃知太華海門諸勝咸可繫高賢之足足下倘知其詳更示知以廣異聞

又

不穀入蜀數年而隱亭荒落昨宋太守云修之頗力俞將軍任其事太守有父風將軍文雅其

言不虛可結不佞再過之緣也安知後日不云
郭山乎遣人救隱菴僧或可解脫明桐上人寫
經室詩旦夕成之上人爲書心經一卷報我耳

又

慧鏡和尚因足下謁我至所上排律頗工貫休
之流亞也不佞往游峨山此僧已它出鄔汝翼
秀才意氣翩翩鍾長卿太守公命其過我乞作
黎惟敬詩序業已草去足下可取而讀之汝翼
亦有江上蘇臺廣陵諸草欲不佞一言豈敢後

惟敬耶見汝翼先道之

又

明日重九當携酒登集鳳亭望海上方壺以爲
大快吳孝甫李叔茂可約同過二子自不俗耳
昨周公瑕過我書顧愷之創業圖贊佳勝歸心
頗急乘片帆而去不及作三山游矣

又

承惠尺素卷白田外史者一天目山人者十一
也子价雄博子與清俊可窺一班足下投我豈

謂生知二公又知足下它日展玩慰雲樹之思
乎近得沈嘉則書知子與訃音果的令人飲泣
此公與生多吏人代書乃于足下款密如見方
外交深益見此公之高耳王戎酒壚之嘆向秀
鄰笛之思足下似之耶匆匆附復不盡

又

中秋明月期過焦山與足下仍登北固山椒尋
海嶽菴舊基以了逋詩而方子及自金陵康裕
卿自來嘉真州李季宣茂叔二文學亦來季宣
惠我明月卷乃徵仲希哲親筆可稱二絕足下
幸早過我以共佳賞勿以煉丹臺作天柱峯遂
不下山也

又

昨宿金山大徹堂足下汲中冷泉煮茶足洗煩
暑吾鄉陸鴻漸評南零爲第一信矣公家景純
老僊豈慕此遂埋骨耶賦一詩弔之奉足下斤
正客有送我惠山泉者其味尤其清差不及耳
李秀卿獨取廬山康王谷而以此爲第二揚子

江次之大都夷惠之間耳二泉久在足下胷中
爲我別之

又

曉起門外雪深三尺遙望三山瓊絲銀海冰柱
玉龍不尤竒耶足下果偃卧蝸牛廬耶抑行被
鶴氅耶持此奉詢并約清言壁間榻生塵矣

報龔子來進士書

往家大人與弟談廣陵才子有二朱曾見其凌
谿集此八寶之光也今得山帶閣稿于足下草

草一過如在山陰道中應接不遑即日寄之家
大人十襲珍也使旋附謝不宣

又

足下才華可長驅萬里而南充在巴蜀號名邑
自古多文章氣節之士其山川竒秀可愛行見
嘉陵江上有河陽花也少海任先生相見希道
神交拙律奉上斤正南行何日容圖握手廣寧
門外也

又

淮口舟中晤言少適獨爲別數載草草解携得無爲淮陰少年竊笑乎謹于水濱日遲仙輶且新得李北海娑羅樹碑米元章草書數行二公仕淮後先幾千餘年而風流文雅如一日令人興起因開寶翰堂于郡齋藏之思得高明如足下一共玩耳畫繡湖上同袍所快謹遣一力代致賀忱諸容嗣請不備

又

淮陰望足下精廬在步武間乃使輶歸不及親候已爲挹歎過淮又復多慢北望五雲祇增悵惘耳遠翰佳扇之錫如奉台光讀之且感且慚近日益困于簿書期會間來教乃云環海品題無乃使弟汗愧乎足下才望山斗海內行當有異處高按察公謝啓附往高大理舊寮也篤于知交希鼎言謝之

又

春日高齋呼尊醉故人成一段快事聞兄杜門謝客久矣而睽携以來每一相思便欲千里命

駕乃今鼓掌慰之即十五年前天曹笑語也吾
兄酒態翩翩以如意打唾壺足消壯心詩篇清
宛有致趙鳴叔朱子价而後亦厖厖見者願兄
勉圖不朽之業如何如何贈言錄序并家刻數
種附上斤正

又

高郵皮酒今之射洪春也西樓樂府今之秦少
游也足下才情今之劉伯倫許用晦也近訪足
下飲醇酒歌古詞賦新詩非浮生一快乎但足

下巴返初服而不佞尚羈奔走昔人所稱轅下
駒禪中虱莫可誰何耳周君滌泠送我湖上惠
我吳江夏朱九江二扇舟中借此一敵江聲其
卷舒不啻昔人蘭亭矣此意未藏幸足下謝焉
醉中耳語其人難致廣陵散尚形夢寐也字說
如命公家新梓勿虛諾

報潘仲履方伯書

聞太公伯仲開四老堂門下與長公及諸公子
周旋其間阮氏竹林謝庭玉樹加之三世聚于

一堂萬石君家不能並美矣近客有談門下名園與弁州並峙每與次甫放舟焦山之滸蓮葉漸南山陰之興十百王猷獨恨公期羈束耳顧仲方投不佞溪山卷虎頭之流亞也倘見仲方乞門下謝之使旋東菁北上匆匆不悉願言惟門下垂宥萬萬

報李茂叔文學書

往方子及以足下進也尚謂衆人交耳而足下執弟子禮益恭且翩翩詩思工於書法鄙心傾倒恨見足下晚也兩過瓜渚晤言頗適草堂對聯得次甫爲贈而又得足下書異時高山流水之思安知不在焦山楊子耶瓜洲江口新建一樓不佞題爲大觀且爲之記足下倘登臨乎暮雲春樹知有故人之懷矣艤舟北去弁以爲別

報何振卿大叅書

不佞三十年前讀明公時義私心服焉又十年永嘉項思伯向不佞誦明公不休嗣于張肖甫中丞見明公倡和之作翩翩大雅又讀明公名

三西園天牋 卷之四
山游記一編俾區宇以來洞天福地宛然在目
且采取博而品論精假令向禽兩人見之當爲
一大快也不佞山水之興偶同于明公宇內名
山足跡大半其有記者惟太和峨嵋耳偶會下
吏陶鵬詢明公起居勝佳天下蒼生殷殷屬望
足慰神交遂以拙稿六冊奉上斤正二記在焉
明公倘以爲可教幸附諸公之後亦以表平生
微向也惟明公進而教之幸甚

報顧仲長評事書

書來知足下以字行又字仲長其好奇之僻乎
名園雜詠諸君作俱入佳境異代輞川矣足下
可掃澗影片雲待我維楫乎陸羽乃生里中人
思開懷陸館今編中有徵仲書乞足下雙鉤見
惠墨妙筆精又桑苧翁之幸也拙稿附中翰公
呈上便中多惠數部區區督運入長安屣屣造
門良自苦也

報凌穉哲水部書

往令先公刺吾郡也與家君子爲文字交不穀

時爲諸生一日謁令先公會出示孫太初劉元瑞二公書翰所望于不穀者甚厚此意藏之赤臆二十年餘矣每聞明公兄弟修竹素之業以承世美海內名家不過再傳止耳有如中丞傅士令先公與明公兄弟翱翔書囿者乎方別駕來辱明公手教兼賜佳刻至讀令先公與家君子尺牘文采翩翩家君子幸徕乃令先公墓有宿草言之飲泣耳不穀奔走畏途十有六年陶弘景有言頭顱可知不如早去即日抽簪游天

台鴈蕩訪明公兄弟一醉鳳笙閣上爲快意也張叅伯鰲卿行便夜別于彭城舟中卒卒報謝家君子全集一部附覽

報成君迪檢討書

別來風濤行十日至徐州見直指使者茹公道明公寓書及不穀此同袍之感也次日登黃樓見蘇子瞻以供奉謫徐清辭妙句炎絕煥景若前日事明公似之乎淮海關山少留篇詠異代長公矣願言加愛以俟召環延佇清光不勝眷

然之感

報劉應遷戶部陳廷玉工部書

大觀樓之勝覽鉢池山之清言尊酒放歌林谷
振響豈惟淮海難再即生平不多遣焉明公愛
下走何渥也長夏清和明公有庾亮登高之興
淵明結社之恩乎危檻可凭高僧可呼而下走
日遠矣夜泊茶城淮使適還敬謝高誼山月如
洗忽忽見明公顏色也

報張德微郎中書

不穀督漕舟過洪矣往年河水湔溢呂梁俱平
今呂梁露出而河岸如山金堤弱柳色色可人
貧民振業四野麥秋計高堰之內輓犁溉種遍
于阡陌明公安淮人者甚厚其秦越人之蘇虢
太子太倉公之起淳于司馬者乎至延醫主人
當歸之 聖明餘子錄錄不足較也明公謂鄙
言當乎砥柱亭碑倘勒幸惠數章舟次彭城感
念高情形于夢寐卒卒布悃書不盡意

報李伯任比部書

不穀別足下旬餘矣無論平日與足下岸憤廣
坐舉杯相乾呼童放歌意氣揚揚即前夕鉢池
山之游邈不可再惠來名香焚以馥身降真引
鶴語正不虛何異醉美人蘭室乎許我手書一
卷幸早寄之草聖三昧願足下繼踵長沙也

報游懋甫方伯書

兩度徐州見明公展采日廣而垂青于下走者
日隆且河上新堤比于金城諸公高會酒壚十
日宵盤晝懋一坐盡傾至引重下走與談文藝

居然有名士風流乃知鄭當時請謝賓客常恐
不徧張稚圭宏才特達無施不可古來賢豪才
情之高徃徃如是恨不穀向來沈迷簿領于役
且北未吐胷臆就正有道耳別後見直指公誦
說明公嘖嘖不休如出下走一口夜夢徘徊雲
龍山畔又忽忽在邀雲閣上戲馬臺隱隱几席
間縱不穀異時浪遊乃明公內司喉舌外封狼
居胥山矣何得再從杖屨乎昔人羨秉燭于夜
游嘆轉盼爲陳跡良有以也州吏還草草鳴謝

道其悅悅五經語錄幸檢書蒼頭擲之

報邵晦之憲使書

前過太白酒樓而不一登大是欠事幸明公爲主矣又訂約于百里之外拾瓊琚于江浦采杜若于芳洲喜不博也果供奉有靈耶語曰昔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不穀業浣腸俟之

報楊惟馨大尹書

承足下手教讀之如奉清光且賙貺下及何足下惓惓于不佞也竊謂文學政事孔門列爲二科不佞觀之其實一而已足下高文雄博精確施于有政宜于上下殊爲知己者一快也不佞督運入京或可它徙西湖有緣耶與足下握手有期也惟足下努力自愛以副遠期

報顧仲方文學書

暑雨中忽一力持佳卷至如坐溪山深秀間幾奪大江金焦之勝彥先風詠愷之文藝再見足下矣方擬過從而文輿未至徙倚遙思佳人獨懷把臂話心在何時也扇頭一詩奉記室見情

莫廷韓沈嘉則別有書郵奉酬來翰矣

報李惟中御史書

不穀辱門下桑梓夙昔之愛十有年餘而周旋
淮海春秋忽再易門下多方培植極力薦達似
欲一朝引而加諸上位者雖孔融揚正平桓溫
表元彥古人豈多邁哉頃聞門下案節留都矣
門下玉立淵渟足係海內士林之望而品藻公
明若揭日月于中天一時人士彬彬興起大江
以南不言而喻茲有所知一二敢爲門下言之

蘇州國子生張獻翼博物洽聞之士也其所著
作駸駸漢魏日惟閉戶讀書海內名流折節交
焉近捨宅爲子游祠此義舉也門下可允而行
焉鎮江諸生鄔佐卿敏達弘毅之士也其父憲
使公有重名少讀父書詩歌逼盛唐近亦將貢
而數竒不偶欲其隱退相知者強焉此雋才也
門下可與而進焉江都陸生弼其學行不啻兩
生而貧困過之前以停廩之故乞復門下而未
果者所校二書業已就緒府中想呈之記室此

可窺一斑矣門下胡不轉達而曲成之耶三子俱江表名士門下一詢可知其交不穀莫逆而門下又不穀知己敢進言無諱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也飛兔騶鬣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門下肯以鄙言爲厭乎不穀督運借庇過洪思入京後歸省家君由大江而淮便奉門下顏色波臣旅翻淪落無定幾欲自奮圖報知遇所謂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矣門下如何以督教焉家

君全集十二冊併不穀拙草數種奉上竄正

報候宗度方伯書

往明公奮起宛洛試政天曹不穀追隨其間海內英豪交臂而進椒蘭菌桂各颺其馥球琳弘璧錯列其精而明公聲氣之投于不穀莫逆焉嗣不穀守淮明公以司農弭節左右先容之恩銘諸赤臆及明公青瑣而不穀巴蜀矣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曾讀明公河上論列之疏關國是而益生靈今總督潘公每面不穀嘖嘖嘆

二世園天牘 卷之四
服欲梓之以示永久明公真有志於中原者乎
且榜中開府十六年間尚無一人清望如明公
行且策高足據要津矣明公豈薄衡山洞庭而
不三仕楚耶楚之父老欣欣然不但以旬宣之
化望明公也不穀東海波臣淪落可念每會儀
真公訊明公起居不啻良覲仲容才美幼度風
猷何其肖吾嗣宗安石也良爲一快近得家大
人書知明公儼然辱貺謹專人代謝兼申賀私
鄙心業在黃鶴磯頭矣

報江新源督府書

文燭才質黥淺無所建立幸以職事備員左右
過辱獎進昔人所稱知己之遇非感恩所能埒
其萬一也去年巡漕陳侍御題燭免其入京一
意造船荷蒙 皇上俞允中言多方措處辦料
顧役作速造完以濟新運不必以二年爲期
明旨切責日夕兢兢今幸八百運船業如期造
完新運一一過淮文燭例當隨之過洪入京忽
得家書家君向來無恙每書來皆言勉効勲名

上答 明主之恩下報明公之知正月以來偶有感觸書中命不肖速歸語異往度且家君七十五矣前年二孫俱秀才相繼夭絕長子光祿寺監事去年暴卒燭有二子其長者終先兄之制祖居江北次者年少入監北上獨家君城居先恭人久棄世矣燭婦留之朝夕門祚子立可爲寒心不肖一得家書方寸已亂辰出視事坐起失次如醉如痴文移當前非吏書理之自爾填委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千里之外形影相吊摧心傷骨若受鋒刃詢之來使家君必欲不肖一見朝倚門暮倚閭望也不肖遭際如此而不爲歸計豈惟職業曠廢隱忍而仕與絕裾而往者何異烏鳥私情例當終養惟臺下體念爲燭一題則區區父子有相見之日生當持環死當結草矣情切詞迫不知所云

報兩院諸公書

不肖四月十六日督運夏鎮忽家人至云家按察公以前月二十四日棄孤長逝不肖之罪上

通于天矣病苦凶麓無緣參詣惟叩頭稱謝而已臨楮流涕不知所云

謝兩院諸公書

昏迷過淮未敢維舟承賜吊賜賻遣追寶應湖上跪讀告文一言一淚倘罪逆苟活皆感恩之日也哀情憤憤不次

報鉅鹿張縣令書

不肖熒熒在疚已之高郵湖上矣使者駕孤舟破巨浪來則手執事書又奠家按察公文也感

慟不能讀吏還口授數語以謝前聞諸友有追不肖于百里之外者竟不能面執事爲我謝之二弟令嗣成而儁才也執事督其努力問學

報鳳陽張太守書

中都去真州幾千里而不肖自夏鎮聞先按察之變成踊即行乃使翰追及賜奠几筵寬譬哀情何故人愛渥也拜使鳴謝五內俱裂

報查敬常少府書

徐州附壽文于使者至夏鎮聞家按察公即世

不肖胡不自絕足下定爲我霑裳也獨子遠游未得面訣若非掃除墓地惟有從先公九原耳翰教追慰江口此昔人漬酒萬里之意也哀苦鳴謝不次

報陳楚石侍御書

不肖過采石時以先公之變渡江且急昏迷中亦不知門下使旌駐此也舟至銅陵翰貺下貽令人驚感二十年仰止之私竟無緣一面也大江萬里風猷似之惟門下加餐以隆澄清之業

燭哀情不勝馳禱

報姚同菴侍御書

天曹學政淮陽出守門下鞭策于始又薦揚于終方愧無以報左右而出郭弔唁舊誼宛然恨哀苦中無能吐衷臆也門下清望齊山秋浦增其高潔所願加餐俟召還耳徐生光祖令其走謁其祖父俱爲通家交幸門下教之家在銅陵舊稱殷富今貧矣更望門下一恤其家感當不淺淺也恃愛瑣瑣臨楮不勝馳禱

謝江新源總漕書

燭事臺下二年矣日競競焉供奔走之役乃臺下不以燭為不肖而獎進之即先君存日每有家報輒誦臺下品流高潔足垂人範令不肖勉師之今言猶在耳而先君就木矣臺下出郭俯吊高誼雲漢獨以舟行且迫未及叩辭而臺下溫諭滿紙頒賜獨興且言球重益光前政臺下之愛何優渥也借庇抵舍昏迷甫定投淚鳴謝瞻望台光神依夢繞

謝潘印川總河書

燭借庇抵舍哭先君子素旗之次病苦萬狀未敢瀆聞惟取臺下奠章跪讀之在疚者楚楚往唁者嘖嘖即先君有知感入冥矣况不肖乎憶不肖在呂梁得先君十日前書尚云近見邸報臺下懋建平成受知 明主為同榜之冠又下逮通家子姪亦冒特賞勉不肖以圖報手澤尚新而先君九原矣即不肖它生安能報臺下萬一乎哀羸感痛參侍無期有叩頭流涕而已

三巴圖天
卷之四
報張碩恒憲長書

不肖附門下嘉會十有六年後先淮海餘十年矣門下金石之交久而益固言論同于蘭茝意氣等乎墳簞門下所云相知之深非泛泛者也自幸倚玉有所依歸忽遭先君之變門下輓章奠焉分俸賻焉追之舟次慰其湍發門下之情厚矣布帆無恙得歸倚廬因念門下高堂遐壽又多同胞色養左右無方正垂勲竹帛之日也不肖倘不填溝壑可覩同心功名之盛願門下

加餐以荅群望耳吏旋投淚草草鳴謝惟門下垂宥千萬

報宋鑑弦太守書

往不肖居淮而明公爲令及不肖再過而明公出守矣十年之間周旋一堂仰賴高賢匡翼實多頃遭先君之變昏迷中不欲重煩長者而淮又并州士民愛最深故舟急行以避之乃明公追奠于十里之外情詞懇切禮文殷厚即先君當感于九京焉圭兒北上明公遠顧而辱貺則

不肖之獲遇于明公而明公之施于區區父子者世寧有兩乎淮海多勞風猷茂著惟加養俟大拜耳不肖哀楚炓至無生吏還懷公無已不覺喋喋知公能亮我于形骸之外也

報虞紹東太守書

不肖備官淮海幾二年矣往來瓜渚者半朝夕明公裨益良多悃悃款款雅相投合真有出于簿書期會之外者不肖心感焉昨遭先君之變明公儼然臨况酌酒爲文而哭焉今不肖倚廬

取明公奠章再誦几筵哀詞楚楚若與先君接塵而游者非明公平日知愛及其家世能有是乎此意藏之世世非但不肖銘寸心也明公儼儼有奇節聲名籍甚即維揚暫借耳行有殊權俾中外禔福與公家中丞公爭烈不肖哀毀倘苟延草土願傾耳俟之送吏還勒狀申謝力疾無倫知明公不督過也

報龔容卿方伯書

邵伯湖上門下往哭先君又辱賻獨賙今不肖

得倚廬而先君不可面矣門下前寄先君書使
者投未及今焚之苦左因憶門下交驩先君子
二十年之前而鞭策不肖于二十年之後淮陽
兩載漫無寸補惟領門下大雅之教爲終身範
及兩聞嗣君大魁消息爲喜盛奚啻張楚也計
門下保釐新命旦夕且下倘過里門不肖當走
使候于孱陵間也不肖哀毀幾于骨立忽忽思
從先君子九原任昉有言往從末宦竟廢晨昏
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此燭

之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門下知
先君又知不肖聊陳其苦懷耳淮使回力疾占
授不宣

報史敬司憲副書

不肖聞先君之變旋舸真州由揚子而南乃門
下馳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昏迷中業拜稽謝
使者去矣哀痛甫定取遠翰披誦之豈惟辱貺
之厚令人屏息而一言一淚雅知先君生平者
不肖奔走世途十有六年常思稍稍樹立得一

命之榮以光先君竊比昔人捧檄之喜竟于先君原職不能有加毫髮而今九原矣因念門下庭闈康寧種種色養又被 聖恩誥封稽古之榮及于所親從此優渥也門下之遭際可常邁耶不肖駑怯辱門下傾蓋投合納之心交寒暑兩三易獎進優容百倍曹偶每見湖上石堤田間社倉知門下大造生靈又聞子厚捕蛇之說仰見門下憂民深切昔杜少陵謂得元次山十數公參錯天下便可為萬物吐氣門下將被新

命恐江淮不能舍矣為江淮吐氣者非門下誰耶不肖痛苦倘苟延江漢尚覩門下鍾鼎之業過屠門而大嚼貴且快意願門下加餐自愛淮使回揮涕鳴謝畧布腹心門下必不以為謾也

報游懋甫方伯書

不肖遭先君之變辱明公軫念甚切手教慰之杖履臨之雅貺遺之若不忍于判袂者舟次淮口不及辭謝傳聞兩院疏留明公漕道者不肖

三西園天牘 卷之四 五
昏迷中竊以爲快明公負蓋代之才抱絕塵之
畧吾鄉曾司空以爲雅有經濟者行當秉節鉞
躋鼎鉉卽此暫借耳乃不肖因之掩失君子所
過麟遊鳳栖跡彰文著後來者求式之豈惟不
肖之幸哉憶除夕時與明公張燈呼酒言言干
鬲不啻肉骨是夜卽草俚言過徐後始書扇頭
附書吏藏之畧寄前哀毀竟忘却而吏書別時
出前扇今上記曹不知爲何如語矣大江阻風
月餘始達漢上哀苦萬狀不敢爲長者稱述倘

苟延草土或可次第陳縷縷也

報朱元曦憲使書

舟次彭城辱明公走使重貺拜受祗悚行至夏
鎮忽聞先君之訃挽舟而南夜泊淮城望明公
案節之地遠在千里哀悰萬狀不及具謝私心
惆悵今得倚廬哭先君望明公如在天上矣明
公清通朗徹一被風采如入宗廟琅琅禮樂自
昔公家所謂美善之士也其善類表的乎頃
聖明新命江淮重借則仙輅不渡揚子吾楚有

三酉園尺牘 卷之四
緣則使旌下臨黃鵠矣頃耳而聽以慰長飢不
肖一痛幾絕僅餘視息從此作溝中斷矣明公
素稱莫逆倘形諸夢寐皆故我也非今我也言
之愴恨淮人還敬勒手狀奉候起居惟祈爲國
自重

報黃定甫文學書

不穀客孤舟無可與言者乃足下時時過從尊
酒論文良爲快事足下學博才俊吾畏友也柰
何師不穀耶近遭先君之變足下橋梓遠吊于

楊子江頭含哀而別不能吐謝足下所亮令郎
英爽後來孤秀夏日漸求努力問學毋令隙虛
見叔度何日耶大江汪洋達于夏口安知雪浪
非足下顏色耶臨楮哽塞不盡

報吳明卿大叅書

不肖罪逆先君子卒然捐館舍矣前年先兄棄
世不肖所遭良苦忍痛而狀先君子走使呈之
門下因念門下與先君子爲三十年知己又折
行而交不肖如此通家世無兩也則銘先君子

于幽而令不肖有辭于地下者非明公之一言乎昔子建誅仲宣之行昌黎志宗元之墓古人重交道也即無不肖則不朽先君子者亦明公友朋之任也獨不肖哀荒不能盡述先君子幸門下補足之不腆將忱惟門下叱存燭死罪死罪

報張幼于文學書

不穀得足下手教又與令兄水部公方舟甚驩也不意有先君之變即公家小阮咫尺未面含

哀而歸幾至無生便附一楫以謝雅愛捨宅爲子游祠已達之當路足下其繼文正而興者乎逸少歸宗寺知章千秋觀高風尤偉耳愀然疚懷言何能悉

報鄔汝翼秀才書

不穀聞先君之變度江而南不知三山何在甫歸痛定則足下才情無緣再面心如潮水往來三山頭下矣惟敬集刻完耶廷韓圖有耶足下豈慰籍輕於繒縞者耶敬因無從以詢

三酉園尺牘 卷之四
報王時厚中丞書

不肖含哀歸至潯陽知仙輅洪都矣門下遠遣
重貺益增几筵之慕往年歸省先君曾道門下
徘徊下里敷衽論心風儀玉立德器海潤欣服
良久乃今旌節保釐于匡廬彭蠡之間山高水
長微歎日遠先君言不虛矣使還鳴謝哀楚不
盡惟門下加餐自愛

報淮揚諸文學書

大江舟中遠奠先君絮酒束芻高誼千古矣寂

蔑倚廬氣息奄奄卽公等緬然長懷通于夢寐
祇故吾耳安見今狀乎投翰揮涕不勝并州故
人之感

報湯仰淮總兵書

不肖甕牖繩樞之子也十年前守淮門下以上
客禮之汲引獎進藏在于鬲頃以漕事周旋一
堂門下以故人厚之尊酒論心倍于往日昔衛
青優容長孺嚴武交驩少陵至今不言二子而
高兩大將軍之下士也門下于不肖豈不然哉

愧牛涔無裨於滄海馬走空困于長途而先君卒然棄世矣門下以通家吊之至讀奠文追憶向來書疏與先君往還者恨少一面耳此意傳之世世豈但不肖感恩于齒髮之年哉門下世篤忠貞功銘鼎鼐聖眷日隆國儲攸賴不肖未終其事門下幸曲庇之使還占授不盡謝私南望江淮泣下如雨

報吳韞菴憲使書

温州運官來曾得門下書讀之喜慰把玩無厭

方削牘報門下而遭先按察之變矣每憶淮海周旋時形夢寐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古人所慨其有合於愚衷乎比諗門下弭節東甌賢哲風猷可與雁蕩爭雄不知杖履曾登否頂有天池下有龍湫相傳爲雁出即素師所云諾矩羅尊者居東南大海之際或在茲山乎門下示知以廣異聞敬所王先生與門下談禪有合此公不起如蒼生何倘門下有晤幸道區區偶乘呂別駕使者去便敬候起居呂子才美行端與

新淦劉子足稱雙璧呂爲里中戚劉又守淮故
吏也門下善視之豈惟二子幸不佞厚幸焉

報陳寅齋大叅書

小价還道明公將下武昌經漢沔有迂道過訪
之意則家有聚星一樓投轄一館或可續盛事
乎而明公使翰先之厚莫先君存沒均感不佞
尚倚廬望使輶也竊謂玄嶽一石壁立千仞至
聖明而始顯當時秉節如元凱季倫竟亦少文
待明公而後昌清操惠政異代叔子獨題詠于

三十六巖二十四澗者可使不佞與聞乎拙稿
數種奉大雅裁正中有游山一記題詠諸篇幸
附刻于太和山志之後俾豎子姓名掛于名山
不知明公以爲何如嘉州三山曾有志者明公
便中惠我一帙邇來夢寐尚在凌雲水月之間
也力疾報謝惟有惰邑

報劉雷山少府書

淮海別執事十年矣乃執事炎荒而走亦蜀道
行路之難辟于談虎矣萍梗東西再過淮海見

三國志卷之四
昔時父老語顧瑜賢令必首執事前有陳後有
顧伊誰光裕耶朝廷無緩賦之書問巷有窮人
之諺弘濟艱虞仰賴高賢至今言之淚下沾衣
耳詢道履自康山人傳翰貺自呂別駕英標令
問洋溢東甌執事從此霄漢矣不佞游倦矣又
遭先君之變病軀骨立無意人世倘天幸苟活
乎則昔人所稱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願與
執事圖之書去神去不知所云

報呂子敬別駕書

足下與劉使君書說遠自雁蕩雁蕩久卧遊何
意故人善政並輝潤于山谷耶憶與包元甫稱
足下才美優于政今吳憲使書中亦爲足下與
劉使君游揚也足下幸自愛爲我謝使君部內
有康裕卿洪從周不佞方外交也足下可造其
廬爲我謝二山人

報趙榆菴憲使書

南陽道中獲奉清塵別來五稔矣高將軍行魯
一寓書緣以先君之變中情震悼不能吐懷人

之私也門下遠使來自長沙念不佞在疚分俸
過興憶昔天官署中出入投洽至讀門下學政
時所上書及省中諸草豈非留神國脉而有意
於中原者乎振翼雲漢知在旦夕吾楚擁旄難
久借耳使還鳴謝願言加餐以膺天眷不宣

報凌穉哲水部書

不佞倚廬六七月矣使者輕千里而以明公吊
儀致之先君莊誦來翰至不忍竟次公又云兩
大人相邁蒿里恨不佞與公家兄弟往來翰墨

兩大人不及見也鹿門茅憲使曾叙鄙作百年
知己也先君葬事在壬午之春賤體倘不支離
則茗水雪溪有叩門而談玄者非陳生耶見茅
使君先道之張參伯有會時幸道懷私不佞病
苦無力報故人書矣

報凌以棟文學書

以鄙言評馬班是佛頭加糞又獻于足下而附
諸名家是江頭賣水無一可者也獨足下高誼
不敢違謹上數條幸足下正之即管中窺豹未

三四園尺牘 卷之四
見一班耳足下冲天之羽驚人之鳴翕而後發
海內所瞻萬千爲斯文自厚

報瀏陽朱大尹書

往與令弟鴻臚爲文翰交因得接明公光範于
淮海間嗣後奔走巴蜀去中原萬里而明公兄
弟久不聞問去年浮淮令弟曾走一書下詢惠
我子昂一卷方欲裁謝而有先按察公之變矣
家書去明公爲我道意舍親高將軍書來知明
公借重楚服賤子置齒牙間瀏陽本洞天勝地

而屈賈楮歐之跡尚在山谷明公以風流儒雅
當之又何羨河陽一縣花也便中奉候起居高
將軍得明公左提右挈不佞之感也天風倘便
幸惠教言

報林子啓御史書

近年以來大江南北決莽潰出明天子借重門
下濬而行之此練石補天之手封山表木之勳
也不佞奔走淮甸一日望門下顏色門下與而
進之愛踰曹偶方期使旌再過揚子一盡請益

而不佞有先大夫之變矣門下使者輕千里而
來足重繭矣尊教又云淵源之漸清白之操無
愧先大夫若與先大夫交驩者此誼豈世俗有
耶昔人有言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
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而無侯生可述之
美感激泫然不知所以爲報也使旋勒狀申謝
門下荷特恩紀錄京卿虛席所冀加護茵鼎以
迎天眷不宣

報劉功父憲使書

不佞奔走七蜀浮沉四年愧無能塞明詔獨三
登文簡公相府省尊堂太夫人之安致一觴于
尊公老師從祀學宮之日而又得讀公家諸英
俊之文私心快焉惟別明公久緬然長思時與
公子道之武夷一札頗抒情素今弭節羅浮矣
銅柱勲華惠潮文瀚昔人所長明公兼之且有
師旅之命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行見大
憇纍繫障徼肅清中丞公勝筭門下折衝異日
稱兩劉並峙海上前有古人耶不佞遭先大夫

三巴園尺牘 卷之四
之變倘獲苟存猶見明公鼎衡之業明公勉旃
自愛肇慶府張別駕栢不佞少而授書長而結
好亦老師門下士也往尹太平新安政尚蕪平
自守太固未獲薦剡明公推老師之愛以手援
乎若不佞黥淺伏在草土無能起明公之聽也
惟明公垂察

報潛江朱大尹書

明公于先君也莫焉不佞也憊焉兩勞使旌于
百里之外前竭誠走謁而後公郵上矣不佞野

行一二黃髮談明公善政津津不已取四通五
達而金城焉取廣川督亢而井地焉仲尼有言
均無貧安無傾明公于沱潛既均且安王道易
易矣不佞即欲再過一謝高誼焦毀以來加之
風露不能離苦席也專力鳴謝惟明公亮其欸
欸之私

報張羽王司理書

人來被誨累紙勉不佞從禮惟恐傷之足下厚
于交道哉足下久興國而又朝夕吳先生恨不

三酉園天牘 卷之四
三
佞不左右耳先君子辱吳先生誌之足下能爲
一輓歌否石工云貴治石甚佳可作墓碑者足
下能惠我一片乎謫居寥寂強食自愛

報劉學孔廷尉書

主上借門下理卿矣一時夔龍交讓明廷而吾
楚爲盛門下應期而起俾主上好生之德暢
九垓而沂八埏乎此海內蒼生所殷望也不佞
承諱以來無意人世每憶先君談門下博雅似
子駿德量似文饒而感舊懷人交情款密類季
和每得門下一書有賢於十部從事之嘆今俛
仰陳跡矣豈惟不佞門下亦爲辛楚也夏間承
遣詢重拜大貺專人代謝幸門下北首燕路以
慰側席以隆景炎是祝

報蔡子翰臣書

舟中承足下惠伯宗公集又辱足下雄篇時哀
楚無以復足下後歷金陵游長江始得披玩足
下其有大父之風乎昔朱子价得吳曰南晚自
恨國有驥而不知乘又遑遑焉更索不穀于足

下非耶拙稿二冊附上請正風便不吝相聞

五嶽山人尺牘卷之四



